



闲情

忽然夏天

□ 章铜胜

芍药花开的时候,已是暮春。牡丹谢了才几天,便看到一丛丛芍药花相继开了,此时心里还是有些许安慰的,想想春天还不至于就此草草收场,不至于像是一场盛宴的结束,到最后只落得个杯盘狼藉,难以收拾。如今,和牡丹比起来,芍药的名气要小得多了。而在秦以前,牡丹和芍药是不分的,它们被统称为芍药。到了秦汉时期,人们才开始把牡丹称为木芍药。晋代的崔豹在《古今注》里说,“芍药有二种,有草芍药,有木芍药。木者花大而色深,俗呼为牡丹。”木芍药的俗名,反倒成就了今日牡丹的盛名,世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。

今天上午,在芍药园里,看到早开的芍药已经开始谢了,纷然而落的花瓣,在地上,像是另一种形式的花开。花在,春天便也还在吧?而在芍药的落花间,我看到初夏阳光的灿烂和一阵暖风的无情,这才忽然想起,已然夏天。

忽然夏天,是一种后知后觉,也是一种猛然惊觉。范成大在《喜晴》中写道:“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很多时候,我们的知觉始终是落后于时节的。我总认为诗人对四时万物的变化向来是敏感的,可范成大也曾有过这样的意外,他和我们一样的后知后觉,后知后觉并不是错过。就像我,在芍药的落花里,忽然间就感觉到了夏天的来临一样。

夏天,给人最初的感觉便是热。夜里辗转难眠,有一两只蚊子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屋里,于是,漆黑的夜里,在你枕边,一只蚊子也能绵绵不休地在你的耳边嗡嗡嗡嗡个不停,这样的夜就更难成眠了。白天,原本穿两件单衣的舒适一去不返,大街上,人们换上了单薄的短袖和裙装,行人纷纷走进了树荫里,阳光下的街道便显得有些空旷。

花褪残红青杏小,是在初夏。江南的杏花落得早,杏叶也生得早。抬头看杏树上的叶子,阳光透过新绿,绿意便透明了,竟有些淡绿透黄。稍微留意一点,在叶下,就能发现一枚枚小小的青杏了,青杏上有绒绒的毛,望着青杏,嘴里竟泛起一丝少年时偷尝青杏的酸意来,那是夏天的酸意。

在夏天,我也会想起黄杏的甜来。外公家的门前有一棵大杏树,每年麦黄时节,总是在某一天放学后,忽然看到外公站在我家门前的时候,我便会开心一笑,甜甜地叫一声外公,溜进屋里,我知道一定有一篮甜甜的杏子在那儿等着我。至今,我仍喜欢初夏的杏子,喜欢杏子甜甜的味道,那是夏天里再也无法找回的味道。

下午坐车,在车窗外看到路旁的一株石榴上三三两两地开了一些红花,更多的是一树的花蕾。石榴花开了,芍药、蔷薇、月季开始谢了,当木槿、蜀葵之类的夏花已经开始酝酿一场热烈的花事时,就已经是夏天。

只是,每年的夏天来得都有些突然,也许我还在留恋春天,或者还没有想好该怎样和夏天打声招呼时,便和它撞了个满怀,撞上了也好,那就开心地抱抱夏天吧。

世相

请保持距离

□ 张欢欢

疫情当前,其实,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这样的“一米”。它是各大火车站、写字楼、医疗机构设置的“一米线”,也是商场、超市、个体小店地面上的黄色等待线。

它透射进微光,照射进日常,让人们感受到希望。

一米间,是平安健康的心境。对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,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阻隔他们与病毒的坚实防线。而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,这一米的距离就是精准隔离,既保证了经济社会的运转需求,又实现了疫情防抗的重要价值。所以,如果前面的人不小心退了一步,请你也自然地后退一步,让距离永远保持在一米。人人退后的一小步,积累起来就是走向春天的一大步。一米间,是沟通彼此的路径。

我们常常说,距离产生美。这是美学上的一个严肃命题,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微妙情趣。只是,正在经历的疫情让我们对“距离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相距一米,是对话的最佳默契;相距一米,是见面的最新姿势。

文明出行一米距离,讲卫生不扎堆;文明用餐一米距离,用公筷不靠近;文明排队一米距离,守秩序不争执;文明办公一米距离,少开会不聚集;文明生产一米距离,保安全不违规……现在每一个“一米”的相隔,都是

为了此后更好的相聚。

其实,这样的“一米”又岂止在疫情当下。长期以来,在机场、车站、银行、政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场所,办事窗口与排队人群之间往往都设置了“一米”的间隔,这是平素生活的常在线。公共生活是由秩序构成的,没有边界也就没有秩序,“一米”就是一种边界。

“一米线”像一面镜子,折射着人们的规则意识;也是一把尺子,丈量着个人的文明水平。只是,很遗憾,疫情之前,一些人选择对“一米线”视而不见。车站售票窗口前拥挤的人、办证中心柜台被多人包围、医院取药窗口并排站着陌生人……漠视规则、不讲文明的身影硬生生挤进“一米”之间,挡住了光的路径。

这场巨大的灾难,代价很大,我们显现出各种恐慌和不安,但这场灾难是否也提醒了我们的自大和过错,我们是不是病了很久而不自知?是啊,漠视规则、不讲文明就是其中一种病症。公共空间的规则日用而不觉,关键时刻更凸显其意义。抗击疫情之下,“一米线”的规则被重申、被重视。但这只是第一步,归根结底要把规则要求化为每一个人的行为习惯。

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,又何尝不是对公众规则意识、社会公共文明的大考?

万物

枇杷鎏金

□ 王珉

夏日黄昏的小巷中,晃悠悠地出现小贩挑着枇杷贩卖的身影,忍不住叫住他,买些解馋。水果摊上也陆续摆满了一筐筐码得整整齐齐,黄黄胖胖的果子形状丰满,浅橘色的果皮上覆着一层茸茸细毛,发出诱人的光泽,散发甜蜜气息。最近我在餐厅吃过一次枇杷,用勺刮过更易剥皮,也可直接用手剥食,只是吃时满手汁液,黏糊糊的,果核在嘴里骨碌碌打转,不知不觉把我带到遥远童年。

孩提时,我住在外公的闽南红砖大厝,院内种着许多植物和一棵枇杷树。枇杷树不高,叶子却极茂盛。春天一到,枇杷树上便开满了毛茸茸的小白花。几场风雨过后,小白花就成了青青的枇杷果。青翠叶子犹如深绿色的玉琵琶,风吹雨打,恰似纤纤玉手抚动琴弦。每到夏季,枇杷由青变黄渐渐地成熟了,那一串串蛋黄色龙眼大小的果实隐藏在墨绿色宽大的叶片里,缀满了整棵树梢,好在枇杷树枝粗壮,盘根发达,不至于像桃李树般地扭着柔细的腰肢,一副百般妖娆的样子。我和表亲们院子里玩耍嬉闹,经常站在枇杷树下,仰头望着那青色的小枇杷,盼望着果实成熟,尝尝绵绵甜甜的味道。

渐渐地,果子长大了,泛黄了,惹得那些半大的孩子握着竹竿提着竹篮围了过来。外公不介意,他只怕孩子白白糟蹋了果实。每次,他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喊:“果子还没熟透,别摘。”枇杷外貌一般,吃起来也麻烦,须耐着性情剥去外面的薄皮,若是果核大,所获就不多。但我喜欢它那种不张扬、不粉饰,朴实无华的样子。其实,枇杷的保健功效、营养丰富还是很多的,枇杷叶就是一味中药,可以润肺止咳,清胃热呕逆。另

外,把枇杷剥皮,加水和冰糖炖,还是滋阴养肺、止咳化痰的一剂良药。

外婆常把摘下的枇杷分给邻居,没吃完的洗净剥皮去核放瓶,加凉开水和白糖密封起来,三日后开封就可尝到酸甜的枇杷罐头。她还常拿枇杷叶当药,孩子不小心感冒咳嗽,她会摘几片用刷子刷一遍,再用清水洗干净,放进锅里,加水烧开让他服用效果奇佳。枇杷成熟时,表哥爬树边摘果子,边往嘴里送,低下头对着树下的我叫:“要不要吃,好甜!”看着他滑稽又迅速地爬上树顶,犹如猴子一般俊俏的身姿。

闲来无事,我读到车前子写的《罗汉寺》:“要捏住枇杷梗,顺势一拗,手不能碰果实,否则翌日枇杷就会起褐点、腐烂,卖枇杷的常为顾客光摸不买动气。”枇杷总是诱人的,《金瓶梅》中黄四家送了四盒礼,平安儿搬进了,与西门庆瞧,一盒鲜乌菱,一盒鲜荸荠,四尾冰湃的大鲟鱼,一盒枇杷果……那些清鲜隽美的果子,明珠暗投,让人忍不住买些解馋。枇杷洗净盛盘,看书时抬头看一眼,温润晶莹,重读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,读到结尾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心中不由得泛起物是人非的伤感,眼前恍惚看到归有光,立枇杷树下,“沉思往事立残阳”,每年枇杷黄时,我总是一遍一遍重温童年摘枇杷的旧时光,那些小伙伴们追逐打闹的日子。

世人皆爱火法镀金的鎏金精美器物,而枇杷“鎏金”更胜于此,金灿灿,黄澄澄,晶莹剔透,仿佛一捏,就要滴出水来。闽南的乡土枇杷,个大皮薄,剥开果皮品尝,黄色的果汁溢满唇齿,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,果肉厚嫩,汁多味美,那一场活色生香的枇杷盛宴,至今依然叫人怀念!

杂谈

懂你

□ 勤聆

懂你,是我的第一个网名,当初起这个网名的时候,熟悉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。十年前第一次用电脑上网,我颤颤巍巍地用二指禅很认真地打下这两个字,并且郑重地写下一个个性签名:“你可以选择爱我或者不爱我,而我只选择爱你或者更爱你。”网友说这个签名有点贱。我没回复,懂我的人,不用解释,不懂我的人,解释是徒劳的。遇到这种相左的观点,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:“你不懂我,我不怪你。”

懂你,就是懂得一粒种子炸裂的声音,懂得一朵花瓣离开花朵的暗香残留。就是懂得那眉宇间不经意滑过的一丝阴翳,那眼里闪过的一束或明或暗的光芒。

那些肢体语言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历过怎样的风雨历程,自己又是如何走过坎坷不平的漫长心路。懂你,就是懂得那些光鲜的外表下,那一个个千疮百孔的心,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,那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过冬的凄凉。有人说,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。”我想说阅人无数,也不如别人的世界你一路过。

生活中,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欲望。他们的不爱说,只是不愿意跟你说,因为你不是他谈话的对手。即使是一个闷葫芦,他也有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的时候。一个顾客经常跟我说起她那八竿子打不出一句话来的丈夫,让她很苦恼,回家的脚步总是很沉重,她很想逃离这个冰冷的家。一天,那个被她称为“冷先生”的人来理发,无意之中我就把他爱人说他的优点捐给了他。只见这个已过知天命年纪的男人竟然像个小男孩一样,脸上露出一丝羞涩,眉毛与牙齿都跟着偷偷地笑。说起他神圣的职业与爱好,竟然妙语连珠,侃侃而谈,我无法将这样的场面全部打包带给她的爱人,我只是告诉她以后在家不要总是提醒他的缺点,当家庭出现了问题,要懂得先反省自己,不要急于逃脱,那里面一定有你的原因。也不要急着重新洗牌,其实那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。

有人说,我们的一生,遇到爱,遇到性,都不稀罕,稀罕的是遇到了解。当遇到一个懂你的人,他们会把心一层一层拨开,把压在心底难以启齿的心酸一件一件地展开。在懂你的人面前,会让你感觉像是在田园牧歌,时时刻刻都是在闲庭信步,跟她聊天会有共鸣,有抵达心灵深处的曼妙。他们说跟我聊天像祛病一样,来的时候,心情沉重,走的时候,就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。我常常用我春日午后的暖阳,去温暖他们的夜凉如水。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说,只管做一个忠实的听众,满足他们说话的欲望,忠诚也挺好。我觉得真正的懂,是俞伯牙与钟子期式的相互懂得,这才是灵魂上的知己。

这么多年,在我的身边,很多朋友都渐行渐远,只有那些直击我缺点的人,我一直把他们视为我最忠实的朋友。尤其在写作上,他们的每一句话当时都伤我绰绰有余:“你这是写的啥呀,像白开水似的。”“这首诗写得怎么像老太太的裹脚布——又臭又长。”一个人,如果听不了直谏,他往往也走不了太远。无论是摇你,还是当头棒喝你的人,都是为了爱。现在爱你的人少了,给你吃糖的人多了。

一旦遇到一个能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人,你就用心珍惜吧。